

●从维熙专栏●



维熙

■一切经典之作,都不是当时定位的结果。这些经典大作都是穿越了长长的时空隧道和密密麻麻的樊篱,显示其为真正的经典。毕竟,所谓的时尚文化中,有太多商业因素,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,才被驴球戴礼帽般地炒作成了自欺欺人的私人经典,随即沉沦到了滥用的地步。

## 善待经典

□从维熙

上个世纪末,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百卷本的经典散文。从鲁迅先生开始,直到后来的知青作家,可谓洋洋大观,佳作林立。我的作品也被纳入了这套书。初闻这条消息时,略感不解,待找到那本散文选集时,则从不解转为愕然。我不否认自己曾写过一些感情丰沛、骨血丰满的散文,那只是把苦难生活涂鸭于纸上。至于那些作品是否会成为经典,则属于后人评说作品的专利,任何学者、编辑,包括作者自身都要对使用经典之词,慎之又慎。

究竟哪些作品称得起经典呢?词典里的解释是,在宗教范畴内,指其教义而言;在文化范围内,指权威性著作而言。这并不意味着权威、名家的著作,都可纳入经典的范围之内。道理十分简单,即使是真正的大

家,写出的文章,也未必篇篇金玉,字字珠玑。因此,我觉得经典二字,不是当代人评定的当代人作品时可以使用的话语。文学如同酿酒一样,是需要时间的浸润和发酵的;时间老人这个最无情的法官,不断淘汰文学糟粕,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文学黄金。显然,经典二字,是历经时间磨砺后的产物,一切应时小卖的吆喝,或以此壮其门面者,只能亵渎经典这个含金量极高的词语。

之所以把这一问题提到如此的高度来解释,因为时下滥用经典之名,已蔚然成风。前有车辙,后来者,皆为营销策划的范畴。前些年,曾有一套所谓的文学百年经典,堂而皇之地出版问世。后来,听友人说,其中一位编者竟然自不量力地将自己及学生的文章,也选编于其

中,这种行为足以纳入当代文坛的《笑林广记》了。古人曾留下一句民谣:黄土冒充朱砂。那些自标经典的做法,真可谓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另一种经典了。

我觉得,凡是传留至今的诗文华章,从远古的《诗经》到唐诗宋词,一直到《红楼梦》或者《儒林外史》等等,都是以自身的文字张力活到今天的。一切经典之作,都不是当时定位的结果。这些经典大作都是穿越了长长的时空隧道和密密麻麻的樊篱,显示其为真正的经典。有一些,我去超市购物,看见有些食品外包装上,居然也印着经典食品的字样。看来,时代的功利虚幻症,正在向生活的各个角落,恣情地伸展出去。

其实,可以称好作品为名篇佳作,却不可滥用经典之词。这种朴素而真切的想法,早已无可置疑,无可争辩了。

盛况吧:许多书籍封面上,印有经典小说 经典诗歌 经典散文 的经典。翻开书页细看,这些出版物大都出自当代作家之手,而非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。试问那些图书出版者们,谁能知道,百年之后,穿越时空的作品,究竟落在了哪些作家的头上呢?过去,倒是有这样自不量力的做法。可惜,历经时光的洗礼,那些曾被出版界夸耀的文学作品,因其根本没有触及那个年代的生活本质而被读者淘汰。有一次,我去超市购物,看见有些食品外包装上,居然也印着经典食品的字样。看来,时代的功利虚幻症,正在向生活的各个角落,恣情地伸展出去。

其实,可以称好作品为名篇佳作,却不可滥用经典之词。这种朴素而真切的想法,早已无可置疑,无可争辩了。

## 礼貌的种子

□张达明



18世纪中叶,如果两个英国人顺着墙壁走路时,恰巧在狭窄处相遇,常常会因谁更应该给对方让路而大打出手。法庭每天也会被这方面的纠纷搞得焦头烂额。为了解决这一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老大难问题,当局曾多次发动民众献计献策。

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,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:所有行人都必须靠右边走,如果两个靠墙壁行走的人恰巧相遇,右边不是墙壁的那个行人,应该主动让路。对此,剑桥大学第三百四十四任校长艾莉森·理查德先生曾感慨道:礼貌规则的确立需要一定的时间,而一旦确立并且每个人都自觉遵守,不仅能够熄灭纷争,也能让所有人都感染上文明气息。良好的举止言行,不仅可以改善政治环境,还能增进社会的安定。所以说,礼貌就是人生,如果忽视或者对礼貌无知,那就极有可能对人生造成糟糕的后果。

理查德先生在做人学教授时,一次从超市买日用品出来后,要走一条狭窄的步行道。他刚走上去,便与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迎面相遇。虽然小男孩被母亲牵着手,但理查德认为自己应该为小男孩让路,理由是:对方还太小,让路的确不方便。于是,在走到距小男孩不到一米远时,他就主动侧身,让开了路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,正因为自己主动让路的这个小举动,却让小男孩受到了母亲的批评:让路的为什么不是你,而是那位叔叔呢?你认为自己的做法理所应当吗?直到理查德走出了几步远,还听到小男孩连连对自己说着对不起。这位小男孩长大后,也许没有取得惊人的成就,但是,他一定属于受欢迎的人,是个品质优秀的人。在他幼小的的心灵里,母亲就为他种下了礼貌的种子。

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,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。后来,刘庄继位做了皇帝,依然对当年的老师尊敬有加。尽管国事繁忙,他仍多次抽时间拜会。每次,都恭敬地扶着桓荣先生坐在上位后,他才半跪着坐在老师对面,像当年那样聆听老师的教导。不仅如此,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召到一起,向桓荣郑重地行弟子之礼。

一次,桓荣生病,汉明帝先派人专程慰问,之后,在处理完政事后,又亲自登门看望。不仅如此,他一旦有空,便会带着重礼探望老师,而且一进街口,就会下车步行前往,以示对老师的尊敬。后来,桓荣去世时,汉明帝穿上孝服临丧送葬,并对其子女做了妥善安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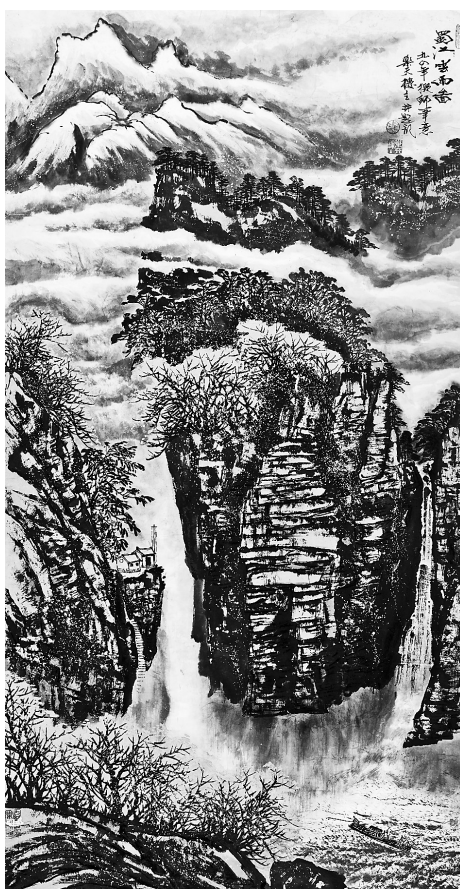
汉明帝虽是九五至尊,但在老师面前,永远都把自己看作一名弟子,不失礼节,这是谁能可贵的。一个人是不是有礼貌,自身的品性如何,不能看居人之下时,而是看取得一定成就,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之后。如果这个时候,依然能处处以礼待人,就值得人们去尊敬。

曾看到哲学家康德先生的一个故事。在即将离开人世前的一个星期中,康德时常陷入深度昏迷。去世前的第四天,家人见他好不容易醒了过来,便赶忙请来医生为他诊治。当医生走进病房的一刹那,他艰难地示意家人快些搀扶他起身迎接,虽然此时他口齿已经表达不清,但依然竭力对医生一字一顿地说:“谢谢您在繁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诊治,真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”

医生见状,紧走几步到了他跟前,要扶他躺下,但他执意不肯,非要坚持请医生先坐下。当医生坐下后,他又请其他人也都坐下。当医生劝他躺下时,他再次鼓足全身力气说:大家都坐着,我怎么能独自躺下呢?我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对人的尊重还没有离我而去。

康德先生那么有名望的人物,能时刻保持谦卑之心,以礼待人,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严格要求自己,由此可见他的修养和品德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,他可能无法取得事业上的成就,也无法获得世人的尊敬。

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:礼貌使有礼貌的人喜悦,也使那些被人以礼相待的人喜悦。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中,要有礼貌,学会尊重他人,用自己的真心赢得别人的尊重。在一个文明礼貌的环境下生活,平凡的日常就会变得更有色彩、更有味道。



蜀江云雨(国画) 马忠田/作

## 月光白

□潘姝苗

最近,淘来一盒月光白茶饼,非常合意。此茶产自云南,叶片灰白,汤呈红褐色,因其在子夜后至日出前采收,置于月光下慢慢晾干露水、湿气而得,故名曰月光白。想必与月光有了牵连,就被人想象成美不胜收的东西,才被驴球戴礼帽般地炒作成了自欺欺人的私人经典,随即沉沦到了滥用的地步。

饮茶,伴着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,钢琴如水的清音夹带丝丝虫鸣,一股浸透夜色的凉意扑面而来。淡淡的月光,轻轻的晚风,亦悲亦欢的情绪,在幽幽暗暗的自然背景下

起伏,一切恍如梦中。

音乐为人生造了意境,那些琴键里撒下的音符,像一场日月山川之旅程,给起伏岁月以怀想,予善感之心以召唤。在时间这根弦上,柔弱心肠时常不堪寂寞,那些远去的日子和人,隔一程便会来探访一下我们,瞬间擦亮蒙尘的俗心。

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名气很大的林和靖,一生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。他隐居山林,因为一枝花树兼旷世之痴,在月影之下千年摇曳,清逸悠然。有客无酒,有酒无肴,月白风清,如此良夜何?

在这样幽静美好的夜晚,真想可以穿越时空,与古人一起陶醉。

月光洒向大地,十分公平地分到每个人手里,那原本宽广无边的银色世界,最后变成了一杯水里的碎片,任海天共舞。夜光杯盛来琥珀光,世间的情感将这汁液酿成了一股清风,一轮明月,一首诗歌。一颗心,跟从季节的脚步,翻检花开叶落更深露浓;一片情,与昆虫鸟鸣相伴,将春秋冬夏、风花雪月叨扰。

看扎西拉姆多多《当你途经我的盛放》,有一篇写到韩国画家李在三的马。它那么静谧



## 草楼瓜果香

□贾兴安

草楼村,是冀南威县的一座普通小村庄。

烈日炎炎的午后,我们赶到了威县县城正北三十公里的草楼村。路上,有人告诉我们,这个村位于古漳河流域,是沙林地带,村头遗留着一些硕大的沙土包,上面长满了荒草,远远望去,仿佛是矗立着的一座座草楼。

草楼村拥有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。抗战时期,冀南行政公署由南宫县城转移到草楼村,这里曾是冀南行署银行印钞厂、兵工厂、军区医院和冀南干校所在地。当时,草楼村人口不足一千,竟有二百多人参加革命,日伪军先后两次火烧草楼,近二十名村

民壮烈牺牲。全村这么多人跟着共产党八路军闹革命,就是向往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,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

眼下,草楼村不但富裕了,而且遍地起新楼。当地最赚钱的产业就是梨。村里上千亩农田都用于优质梨种植,此后,还会不断扩大优质梨种植规模。看来,地域偏僻的草楼村,确实唤醒了自己的致富梦。

威县横得起华北平原传统农业县,乡亲们整日地在黄土地里刨食,饿不死,撑不着。然而,当地人勇于出新招,改变自己的

命运。几年前,草楼村附近,建起了农业示范基地,上千亩土地开始流转起来。放眼一望,果香飘逸的梦想一下子跳进了人们的眼帘。常言道:瓜菜四季香。草楼村的秋月梨、迎霜红桃、优质葡萄、短枝苹果,还有嫁接西瓜、三白瓜等等,就像事先约好了那样,笑容可掬地静候在水土丰沛的田园里。

瓜果满枝,依旧忘不了当年的日子吧。当地的西沙河一带,沙土弥漫,地质荒凉,怎么才能给庄稼人种植瓜果、培育梦想呢?正如孙犁先生的荷花淀,汪曾祺先生的养鱼池,只要一颗心在那里不舍昼夜地跳动,梦想自然会生根发芽。草楼村四

## 大师不迂腐

□陈鲁民

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们,大多善于灵活变通,毫不拘泥,他们对外来文化有用者留,无用者弃,绝不会傻乎乎地把某些怪异的思想,一点不走样地贯彻到底。

比如,教育家陈序经是留学美国的洋博士,虽然他他对西方文化颇感兴趣,但家里却从不吃西餐,且,每以祖国烹调艺术之高超而无限自豪。有一次,陈序经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等教授一起吃饭,大家都用刀叉,唯有陈序经用筷子,文化古董派陈寅恪先生开玩笑说:看来,陈校长的西化是假,我的西化才是真的。

胡适也是如此,他在美国生活多年,

戴了几十顶洋博士的帽子。有趣的是,他还是最喜欢妻子江冬秀做的家乡菜,特别是徽州著名的一品锅,百吃不厌,每次请客都称得上主打菜。

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先生,对西方文明往往嗤之以鼻。不过,他却最喜欢吃西餐,他的学生何炳棣回忆说:当年,清华大学西餐馆里的常客是吴宓教授,每每吃得津津有味,还时不时呼朋唤友一起来享用。

再看如看病。人命关天时,只要能治病,才不管你是中医西医呢。梁启超先生堪称国学大师,患上重病时,也曾毫不犹豫地去找西医治疗。

学者殷海光先生,本来对西方文化赞赏有加,可是,当他患病找西医治疗无效时,最终又求助于中医药。据友人徐复观回忆:他知道胃癌复发是绝症,但直到最后,他不放弃求生的希望。我从他的学生口中,早已知道他在服用中药;但因为过去曾强烈地反对过中药,所以,在我面前一直对吃中药的事加以掩饰;等到他太太当我面前露出底儿来了,他才不好意思地说:现在是中西并进。

鲁迅先生似乎是个反例。他因当年目睹了太多父亲用中医治病时的花架子,因而比较抗拒中医。他在医疗上的固执,完全不同于他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,也

## 命运主宰

□鲍海英

在非洲沙比亚丛林深处,生存着古朴的西布罗族人,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
在那块广袤的丛林里,很早以前,除西布罗族人之外,还生活着另外两个部落。丛林里野兽成群,这三个部落,常受到野兽的威胁与危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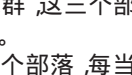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一个部落,每当野兽袭来时,人们都拼命地逃跑。可惜,他们根本跑不过这些长足迅捷的野兽。然而,他们还是选择了奔跑逃命,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,只要自己能跑在前面,至少能够逃过一劫。这样以牺牲跑得慢的族人为代价,换取一时苟安的思想,最终导致这个部落的人,从沙比亚丛林里彻底消失了。

还有一个部落的人似乎更糊涂,面对野兽的入侵,他们往往藏匿在树丛中,尽管有时也能侥幸躲过,但更多人是躲得了一时,却躲不过一世。久而久之,这个部落的人,也变成了野兽的腹中之物。

最初,西布罗族人也与这两个部落类似。慢慢地,他们得到了一些启示,并从中吸取到一些教训,接着,寻求到一种对付野兽行之有效的方法。原来,丛林中有一块湿地,他们逃跑时,就向湿地方向奔去。到了湿地边缘时,他们会蓦然转一个弯儿,那些狂奔猛赶的野兽,因其自身那股极大的惯性,往

往一下子就冲进了泥沼里。等待它们的,当然只能是死亡或被捕获。后来,西布罗族人发现,与其让这些野兽在泥沼中死亡,还不如趁其新鲜,捉出来当作食物。但是,怎么靠近它们呢?有人想到了将树枝捆扎起来,搁置在泥面上,然后就可以走过去将猎物收入囊中。

后来,西布罗族人索性在定居地的不远处,铺上厚厚一层胶泥,制造了一块人工沼泽,然后,在上面放上一只鸡或一只兔子。凡是那些爱吃肉的动物,只要它们来到丛林,总被兔子或鸡吸引,一步步走入人工沼泽中。开始,深陷泥沼的猛兽也会挣扎,可



独白叩门

独白叩门

独白叩门